蜀山劍俠傳/29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九四回　轉媸爲妍 玄功參造化　回嗔作喜 愛侶述纏綿

下一回▶

前文說到丌南公因被李洪、陳巖等小輩仙俠戲弄激怒，意欲通行五宮，大鬧幻波池，不料內受聖姑伽因預留的佛法禁制，受了感應。始而心神無主，被衆人引入小須彌境內，一任玄功變化，連經兩三日，始終不曾脫出環中世界。仗着功力高深，雖然明白過來，已到了三日夜的限期。神碑禁制也漸失靈效，易靜又將總圖轉動，便乘機引往後洞奧區。因有正反五行逆行合運互爲生克，變化無窮，丌南公又是心狠手辣，驕狂自恃，見五遁威力對他不能傷害，還在得意。打算按着五宮躔度方位，直入後宮五行殿金門寶庫，毀去總圖，強取毒龍丸，多少挽回一點顏面。丌南公萬沒想到，易靜知他厲害，五遁之外，又將昔年聖姑遺留的西方神泥暗藏上遁之內，誘使上當。丌南公竟未覺察，致由後洞穿出，誤陷盧嫗仙陣埋伏之中。等到警覺，已被敵人佔了機先，急切間逃不出去。正在忿怒，將起兇心，不暇再有顧忌。竺氏姊弟忽相繼出現，由竺笙上前，照着癩姑所教把話說完，乘機取出落神坊奉還。丌南公得道多年，行輩甚高，平日狂傲自尊，立有信條，處到這等情勢之下，啼笑皆非。但他畢竟修煉功深，深悉利害。心想：「人已丟定，敵人狡猾，自不出面，卻將前失至寶交由一個入門不幾天的小女孩拿在手裏，使自己無顏奪取。」再見竺笙夙根靈慧，一見投緣，忽然觸動靈機，索性拋棄前念，自甘認輸，決計下一着閒棋。不特未將法寶奪回，並還將竺笙附身醜皮用仙法褪去，傳以法寶用法，方始帶了衆妖徒，吹奏仙樂，由原來彩雲圍擁，同駕青虹從容飛走。衆人相見，正在談說前事，相對喜幸，癩姑因料易靜與陳巖必有淵源，故令約往相見。剛託李洪陪了陳巖

同往幻波池小坐，忽見靜瓊谷內飛起一道紅光，正是余英男新收門人火無害往依還嶺側高峰上投去。緊跟着便見九烈神君夫婦駕着大片妖光黑雲疾如奔馬，由後追去。英瓊、英男也相繼追去。

陳巖本還不想回往幻波池去，李洪因聽癩姑用本門傳聲，暗中叮囑，再四強勸。陳巖笑道：「洪弟，我知你受人之託而來。並非我固執成見，你去問她，我雖歷劫三生，並未一日相忘，但她始終棄我如遺。這還不說，最使人不無介介的是，她與幻波池前主人伽因道友昔年瑜亮並生，丰神美豔，迥絕仙凡，因爲不願見我，不轉世也罷，怎麼連元神也故意煉成這等醜態，這還有甚麼故人情分麼？」癩姑知道易靜前生名叫白幽女，與聖姑同時，美豔齊名，後來轉世，拜在一真大師門下。因爲疾惡太甚，致受邪魔忌恨，最後傷了兩個魔女，被赤身教祖擒去慘殺。幸得各位師長解救，元神未遭毒手，經一真大師用法力凝鍊元神，又爲引進到妙一夫人門下。因是元神煉成，形如童嬰。平日覺她兩生均負豔名，何以元神煉得如此醜怪？每一問起，總是惘然若失，似有隱情，不肯泄露。這時聽了陳巖之言，纔知她與陳巖還有好些淵源因果。癩姑正要勸說，忽見青囊仙子華瑤菸飛來，手持半片上有血迹的玉璧，見面便朝陳巖笑道：「原來道友便是桓真人麼？易道友昨日無意中開讀仙示，得知不久便遭大難。強敵鳩盤婆自在神劍峰魔宮敗逃回去，雖覺此是近三百年中初次丟人之事，心中氣忿，終想大劫將臨，還在顧慮，不肯重蹈故習。無如孽徒鐵姝忌恨前仇，再三誘敵，不肯罷休。事有湊巧，鳩盤婆又在魔宮地底得到一件至寶，煉成以後，休說敵人，連天劫都能抵禦。但是此寶尚缺半丸西方神泥，知道聖姑伽因留有一丸在此，落入易道友手內。又知易道友和她有不解之仇，再經魔女慫恿，如不取得神泥，非但法寶難煉，仇人還可用它反毀那件至寶，遲早必要上門。既是定數，反正難逃，與其受辱埋頭，遭人輕視，結果吉凶還是難定，轉不如先下手爲強，乘機往幻波池殺死仇人，取來神泥，既除後患，並可煉成法寶，抵禦災劫也較有指望。鳩盤婆雖然神通廣大，自信甚深，行事卻極審慎，謀定始動，準備把雪山九鬼煉成神魔，再來下手，因此遲了些日。這時各位師執尊長因四九天劫將到，多在準備本身安危大計，無暇他顧，就有兩人，也不一定能佔上風。陳道友雖不能獲全勝，卻可助易道友免難。我知陳道友對她海枯石爛，深情不變，如將此事說出，決不坐視。她說無須，想起前生雙方負氣之言，本應由她親出迎接。無奈丌南公神通廣大，她在五行殿內主持應付，按照總圖，五遁威力妙用幾乎全部發揮。雖然未到最後關頭，便將強敵由後洞引出仙府，未被識破，攻入後宮重地，將總圖毀去，但因中宮戊土雜有那丸西方神泥，威力特大，收取較難。五行正反逆行合運，變化又達七十餘次，也須依次轉變復原，方可將全宮禁制就勢撤收。以後再有強敵上門，祇須順便取上一件五行法物，便可隨意應用，比前省事得多。異日開建幻波池仙府，也顯得峨眉派的威望氣度。這些事全都費神，李英瓊又

有事他往，不能相助，實在無法分身。煩我轉告，說陳道友見此半片玉璧，必能量她苦心。陳道友如非她先來見不可，便請在此稍待如何？」

陳巖不等華瑤崧說完，早把玉璧要過，再由身畔取出同樣半片玉璧，兩下一對，立時完整如一，當中現出一顆心形血影，色彩比前還要鮮明，直似一顆血心嵌在裏面。陳巖面上立現悲喜之容，悽然笑道：「想不到我和她也有今日。既然同心，不曾背盟，自應我往見她；況又事忙，不是故意。洪弟，你我累生骨肉至交，愚兄隱藏多年的恨事，爲此還延誤仙業，你尚不知底細，請同往見易姊姊一談如何？」華瑤菘笑說：「此間來日大難，各位師長爲試門人道力，磨鍊心志，非到萬不得已，便不閉關，也少相助。英瓊正和強敵相持，金蟬、朱文等近來法力大進，又得了幾件至寶奇珍，成功無疑。此事不宜人多，旁觀尚可，切忌出手。還有幾個受傷的人，已被林寒、莊易接入預設的仙陣之內醫治，不久尚有變故，也全仗他二人接應脫險，暫時不必往尋。我還有事，要告辭了。」說罷，作別飛走。李洪送走華瑤崧後，便陪陳巖往幻波池仙府飛去。癩姑帶了長幼兩輩同門，也隨後跟去。祇錢萊、石完、李健、韓玄、沙佘、米佘等六個小人俱都喜事，欲往觀戰，同往嶺側白象峰上二元仙陣中飛去。金蟬、朱文與李英瓊合鬥九烈神君夫婦，下文另有交代，暫且不提。

祇說癩姑等飛入仙府，見五行仙陣尚未全撤，光焰萬道，閃變如潮，中宮正路已被神泥所化祥霞封閉。陳、李二人在前，同駕一道佛光，剛一衝進，金霞電旋，分而複合，又聽易靜傳聲呼喚，由東宮轉入。張瑤青同了雲九姑等剛由金宮甬道飛來，說朱文事完先走，易靜一人在五行殿主持總圖，使其復原，尚未完事，欲請癩姑相助。下餘四宮遁法已都撤去，祇中官戊土因有神泥相合，留爲後撤。癩姑聽出易靜想令自己代爲主持，不願餘人同往，便請張瑤青等陪了衆人，去往外環四宮遊玩，等中宮復原，再同入見。匆匆說完，便由東宮繞往五行殿內，到後一看，陳、李二人已先到達。陳巖目視易靜，滿臉均是久別重逢傷感之容。易靜手掐靈訣，面對總圖，並未如法撤禁，也將一雙怪眼註定陳巖。二人同是隱蘊無限深情。癩姑暗忖：「情之一字，真個誤人不淺。我雖不知這兩人的遇合經過，即以目前而論，哪一個不是仙根仙骨，道法高深，偏對前生情侶如此留戀。妙在是易姊姊劫後元神小若童嬰，已變得如此醜怪瘦小，對方全不以此爲意，彷彿看她仍是前生那樣國色天香。便易姊姊平日那麼言笑不苟，神態莊嚴的人，此時也會是這等情景。她將來分明是天仙中人，偏口口聲聲說是甘願作一散仙，比較逍遙自在，免得拘束。自己還代她可惜。原來還有一個三生情侶，不捨忘情，等她同遂心盟呢。」

癩姑正在尋思，易靜已經覺察，笑道：「二妹，我的事也不瞞人。這位陳道友前生姓桓，

隱居在東川壽王峰，你此時當已想起。本來是我三生良友，爲了一念情癡，幾乎兩誤。我和他劫後重逢，尚有許多話說，請你代我主持片刻如何？」癩姑看出五行已全復位，便中宮戊土也已復原，撤收甚易，那丸神泥並無預想之難。知她除自己同門深交，小師弟李洪又是陳巖良友，無須避忌而外，餘人全不願使與聞。便含笑點頭，將易靜換下，一面主持總圖，一面留神靜聽。見易靜剛下法壇，陳巖便撲上前去，互相執手呆立，都是目有淚光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後來還是李洪在旁笑道：「陳哥哥和易姊姊已是神仙一流，何苦這樣情重？」陳巖嘆道：「洪弟，你哪知道，我若不是她，也未必能有今日。可是這歷劫三生相思之若，也夠受的。家師由地仙修到天仙，本想帶我一同飛昇，也爲愚兄癡心太甚，甘受師責，地老天荒，心志難移，非要與她合籍雙修，長此相聚，不肯罷休。後來我因轉劫兩世，受盡艱危，功力雖然精進，她卻始終避我如仇，連面都見不到。她本是天仙化人，爲了想修仙業，恐我糾纏，到了今生，竟借着鳩盤婆一劫去轉世，並將前生容貌毀去。以爲我愛她美貌，所以糾纏，故意變成這樣醜怪，使我灰心絕望。我先前祇知一真大師爲她煉形固魄，清規森嚴。前輩師執，本就不容違犯，又守昔年對家師所發誓願，非等破璧重圓，雙心合一，重放光明，不能相見，否則便有形神俱滅之災。我不足惜，她必連帶受害，因此不敢前去。後知她故意毀容，我仍未改初衷，正在設法想見一面，忽聽說她毀容以前曾將所持半璧索去，交與大師，用佛法毀去，使我絕望。一算時日，毀璧之前，我正神遊在外，心靈上忽生警兆。等到趕回壽王峰，肉身已爲妖人所毀。那璧本是一面整玉，因當最前生兵解轉世時，曾將二人心血滴在上面，精誠所注，血痕深嵌玉里，成一紅心。轉世以前，分裂爲二，每人各帶一半，意思是今生無望，期諸來世，雙心合一，破璧必能重圓。後她轉世改名白幽女，愚兄改名桓玉。始而遍尋不見，等道成以後，將人尋到，她因誤投旁門，矯枉過正，欲以貞女清修，由旁門中上躋仙業。愚兄所重在人，此緣無關宏旨。她自劫後一見，便避若尹邢，經我追求不捨，中間又經過多次患難艱危，她方感動。相見不久，又爲聖姑伽因孽徒妖屍玉娘崔盈所害。經我將她元神救護回山，正想爲她另覓軀殼，或是一同轉世，途遇家師和一真大師喚住，問知我二人心意，都想來生夫婦同修。二老苦勸不聽，家師命把兩半玉璧取出，同立盟誓。並說：『璧在人在，璧亡人亡，祇等雙心合一，破璧重圓，便可如願。』隨將元神交與大師帶走，由此便沒了信息。她因夙孽頗重，又轉了一次劫，始投大師門下。我自前生初見，情根與日俱固，本來重人而不重色，毀容無妨，不該將玉璧毀去。我前聞她形如童嬰，以爲玉體被毀，特意借一幼童復體，祇是不該剛一回生，便又毀璧。我雖長年相思，見面之望已絕，心中不無怨恨，但我思念更苦。知她在此，纔隨洪弟同來，意欲暗中助她成功，豈有不願相見之理？無奈家師法力無邊，如違盟誓，我固不利，她也有害，因此不願相見。適見破璧重圓，昔年血痕已化同心，纔知二位師長有意成全，用佛法禁制顛倒陰陽。我本疑她不會如此薄情，竟會推算不出。今我二人已將成道，天

仙本非所願，不去說它，地仙實在意中。祇是鳩盤婆外，尚有一個對頭也頗厲害。祇須過此兩關，等到三次峨眉鬥劍，羣仙劫後，從此天長地久，不會分離的了。」

易靜聞言，接口笑道：「玉弟此時當知我的苦心了。如非恩師相助，毀容易貌，那冤孽先就放我不過。遲早仍還你一個白幽女如何？」陳巖喜道：「當真的麼？不怕洪弟與癩道友見笑，我雖是修煉多年，因是幼童，仍不免於童心和洪弟一樣，言動天真，自覺所附童身尚還靈秀，易姊姊偏毀了芳容。經我多年苦修，早已脫胎換骨，此身又不捨拋棄，正想易姊姊如允雙修，也將容貌毀去，好和她配對呢。」易靜忍不住伸手朝陳巖頭上指了一下，笑道：「癡子！難爲你多年修爲，還改不了老脾氣。」癩姑見陳巖看去祇十來歲年紀，神情既極天真，語氣又是那等癡法，忍不住笑了起來。陳巖笑道：「癩姊姊笑我臉老麼？」癩姑笑說：「不敢。」陳巖又道：「我歷劫三生，本是爲她一人，便笑我也不怕。」隨問：「易姊姊，何時恢復昔年容光？」易靜笑答：「你纔說重人而不重貌，如何又對此事關心呢？」

語聲纔住，猛瞥見總圖上金雲電旋，光焰潮飛，知有自己人衝禁而入，爲神泥所化佛光所阻。易靜原防別的同門進來，說話不便，特以神泥封閉土宮，免其闖進。一聽癩姑說是英瓊，忙即飛身上壇，剛要行法撤禁，英瓊已在定珠慧光籠罩之下衝了進來，見面笑說：「九烈老怪夫婦剛被我們趕走，不料又來一人，因其指名要易姊姊出見，不似有甚惡意，神情好似海外散仙，又非左道妖邪一流，法力頗高，初見頗爲謙和，本想引入外洞相見。神鵰忽用鳥語急嘯，說來人不是善良，最好向易姊姊問過再說。如今金、石二弟和朱師姊他們均在上面守候，特來告知。不料神泥與戊土合用，威力甚大，如換紅兒、袁星，恐還更費力呢。」易靜聞言，朝陳巖看了一眼。陳巖把小臉一繃，氣道：「這廝又想欺負你麼？」癩姑忽然笑說：「二位劫後重逢，且先談上一會兒，我看看去。」說完，大頭一晃，人便無蹤。

英瓊說：「那人決非庸流，衆人向其盤問，面有不快之容。袁星再把神鵰之言用本門傳聲暗告衆人，正想將其引往靜瓊谷內。石完聽袁星說，來人是易姊姊的對頭，在旁插口，語多無禮。妹子如非俞姊姊勸阻，令先請問，同時又接林、莊二位師兄傳聲相告，不許冒失，因見來人前恭後倨，末後辭色不善，問他姓名來歷，又不肯先說，也許早動了手。癩姊姊見聞廣博，對敵神情又極滑稽，此去必有事故，待妹子前往相助如何？」說時，陳巖、李洪兩次要走，均被易靜強行阻止。英瓊剛把話說完，易靜忙攔道：「瓊妹，不可與來人一般見識，請代我用傳聲勸住衆同門，我自前往會他。」陳巖聞言，似更不快，接口說道：「姊姊，你還要見此人麼？」易靜聞言，臉上一紅，笑道：「我與此人早就

情斷義絕，但他專爲尋我而來，如不往見，必不肯去。衆同門又均氣盛喜事，一句說僵，非動武不可。此人雖然心狠狡詐，自近百年隱居海外以來，早已斂迹，不再爲惡。他雖無義，決不願由我二人身上使其敗亡。好在四九天劫，不久即至，他決難於避免，何必與他一般見識？」陳巖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他多年修煉，交遊甚多，正邪各派都有。你連經三劫，前後師長都是道法高深，冠冕羣倫，近又奉命開府幻波池，得了聖姑珍藏，功力大進，他斷無不知之理，竟敢孤身一人登門尋事，不是煉有邪法異寶，有恃無恐，便有大援在後。你一時姑息，必留後患，轉不如就此將他除去，省事得多。」易靜微慍道：「玉弟，你怎會說出這樣話來？也不替我想想？」陳巖笑道：「我如非此人作梗，怎會受這三生數百年相思之苦？想起最前生，他視我如仇，忘恩負義，卻又對你那等情薄心狠。後知白幽女是你轉世，欲以貞女成道，雙方情義早斷，依然苦纏不休，百計暗算。到了今生，還是不肯放鬆。久聞他機智陰沉，處心積慮已有多年，對我仇恨尚淺，對你曾有不能並立之言，可惡已極。我說此話，並非真要由我二人手內殺他，祇不願你和他再見。你如不去，我便罷休，否則休怪我狠。」

英瓊見易靜滿臉均是愁慮之容，知她性情剛直，素不怯敵，連丌南公那麼厲害的人物也都從容應付，怎對一無名散仙如此顧慮？以爲來人法力真高，想再請命出視，相機行事。易靜又對陳巖笑道：「玉弟，我的苦心，已蒙相諒，怎連這點事都不通融呢？」陳巖默然未答。李洪笑說：「我雖不知你二人的事，但是來人如真蠻不講理，莫非怕他不成？易姊姊不令動手，陳哥哥又不令易姊姊出去，來人決不肯退，如何是個了局？依我之見，就讓易師姊與他一見，講理便罷，如不講理，不問事情如何，敢來幻波池擾鬧，便要給他一個厲害。」話未說完，易靜好似喫了一驚，忙把新撤收的五行仙遁重又復原。隨聽長嘯之聲由嶺上傳來，易靜喊聲：「不好！」忙道：「玉弟、洪弟，千萬不可動手。待我和他說幾句話，遣走再說。」說罷，將總圖用身旁法寶暫行護住，隨縱遁光，匆匆飛出。

英瓊見易靜雖將五行仙遁發動，比起先前應敵時威力要差得多，並將五行分化，不令合運逆行。照這樣僅憑各宮本身威力，祇要來人明白天星躔度和五行生剋、各宮步位，即便入伏被困，仍能自保。分明是怕來人受傷，故意如此。一時好奇，也縱遁光追去。剛到外洞，便見前面黃塵高涌，風沙瀰漫，煙光濃霧之中，有一道人駕着一道遁光，衝將進來，雖被陷入戊土遁內，依然朝前猛衝。易靜固然恐傷來人，戊土威力未全發揮，但似此光焰萬道，颶風怒鳴，黃塵如海，中雜無數戊土神雷，紛紛爆炸，威力也非尋常。那道人正是先前指名要見的無名怪客，竟絲毫不以爲意，攔他不住。戊土祇就本宮發揮，未生變化，如非另有太清仙法挪移倒轉，照來人法力之高，直非被其衝破不可。方覺果

非尋常，易靜已與來人對面。同時耳聽衆聲呼叱，前面塵海中又飛來十來道遁光。當頭一隻玉虎，周身毫光如雨，銀芒電射，頭上一座山形金光，中擁三人，正是金蟬、朱文、石生，帶了錢萊、石完、李健、韓玄、沙佘、米佘等六小弟子，以及英男、俞巒、趙燕兒、石奇諸人，一同電馳飛進。

錢萊、石完同在太乙青靈鎧所化一幢青熒熒的冷光籠罩之下，搶向前面，同聲大喝：「好個狡猾妖道！口出狂言，敢用障眼法欺人，妄入仙府。今日教你來得去不得！」話未說完，石完一揚手，便是七八團石火神雷連珠打出。錢萊緊跟着手掐靈訣，一按遁光，身形一晃，二人同時無蹤。方瑛、元皓同時趕到，也電一般搶向金蟬等前面，大喝：「二位師侄，不可動手！」那一連串的石火神雷，已先爆發。易靜見狀大驚，不及阻止，揚手飛出一片中具兩個乾卦的鏡光，想將神雷收去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金蟬、朱文因在上面受了來人愚弄譏嘲，未免有氣，也是一到，便將天心雙環合璧飛出，易靜六陽神火鑑的寶光立被盪退了些。道人一味向前猛衝，見了易靜，怒火中燒，正想下手，不料上面敵人來勢極快，先爲神雷將防身寶光震破。如非功力甚深，幾被打死，就這樣，人已受傷不輕。方在激怒，待要還攻，兩圈青紅二色的心形寶光已相對射向身上，當時被困在內，法力失效，全身不能轉動。剛惡狠狠咬牙切齒，罵得一聲：「小狗男女！」易靜深知天心環的威力，寶光已將來人制住，祇要相對一合，形神皆滅。口方急呼：「蟬弟、文妹，快些停手，此人是我舊友。」話未說完，一片佛光紅霞由斜刺裏擁着兩人飛來，直投雙環之中，正是陳巖、李洪。李洪手指如意金環，與陳巖手上一道紅光同時飛到，金環、佛光先罩向道人身上。陳巖手發紅光，又將天心雙環兩頭擋住，笑對道人說：「元道友，你自負人，如何怪她？況已爲你兵解，歷劫三生，雙方情義早斷，苦苦糾纏做甚？休看這裏諸位道友年幼，哪一個不是累劫修爲，根骨深厚？便這幾個後起之秀，你也未必能佔上風。天劫將臨，還是早做準備的好，請回海外去吧。」說時，金、朱二人已將法寶收去，戊土禁制也被易靜止住，現出一間廣堂玉室。

道人見當地金庭玉柱，寶氣珠光，面前敵人不分長幼，個個仙風道骨，福緣深厚，知非敵手。救他的，恰又是前三生的情敵和另一幼童。不禁愧忿交加，怒說：「此仇早晚必報！你們人多勢盛，我去也。」隨縱遁光飛起。英瓊見他手掐法訣，似要施爲，料在臨走以前要暗下毒手，方在暗中戒備，想將定珠放起，冷不防給他一個沒趣，使知這班人全不好惹，免其再來尋釁。忽聽前面有人接口道：「元道友，你的飛針、旗門，請帶走吧。」聲隨人現。道人本是心中恨極，想在去時用法寶向陳、易二人暗算，手剛擡起，猛瞥見面前人影一晃，現出一個癩女尼。認出是昔年心如神尼的徒孫癩姑，手裏拿着先在上面埋伏的諸天旗門，笑嘻嘻站在面前。這還不說，最厲害的是現身時覺着身旁法寶

囊微微一動，那隨着自己心意揚手即發的太陰六絕神針，不知怎地，竟會同時到了敵人手內。那百零八座旗門，不用時長纔寸許，由一個八角金牌托住。飛針恰也百零八根，分插在旗門中心。陰謀已被敵人識破，愧忿交集之下，怒道：「我不知你會背師門，改投峨眉。蒙你見還，後必有報。此時無暇多言。」隨手接過，手指處，旗門、飛針一齊不見，金牌也已縮小多半，懸向胸前。重又回頭，咬牙切齒，惡狠狠手指陳、易二人，說了句：「行再相見！」忙縱遁光，電馳往外飛去。

衆人因被易靜止住，全未追趕。正要談說前事，忽聽洞外霹靂連聲，山搖地動，一連串響到上面。同時又聽神雷大震，勢更猛烈。易靜喊聲：「不好！」當先飛出，祇見洞外靈泉水柱剛被震散，重又復原，地上水深數尺，也顧不得行法退去，匆匆穿波而上。剛出水面，便見天邊一條紅影，在密雲層上略閃即隱。錢萊、石完和火無害、上官紅、竺氏姊弟三人，還有神鵰、袁星，正由前面趕回。易靜知道敵人受傷逃走，事已至此，嘆口氣，祇得罷了。

原來余英男師徒二人帶了神鵰、袁星，遵照盧嫗仙示，先在靜瓊谷中防守。英男本將離合五雲圭放起，令火無害藏身其內，裝作被困神情，等候九烈神君夫婦到來。後聽音樂之聲，丌南公已駕彩雲青虹氣走，知道強敵將臨，故意手指火無害喝罵，令其降順。正做作間，忽見火無害連使眼色，暗示有了警兆。英男側耳一聽，地底似起了一陣極強烈的異聲，聲雖低微，來勢絕快，祇一兩句話的工夫，便由遠而近，到了依還嶺前。因全山地面均有仙法禁制，敵人又不願改道上方，到了嶺前，略一停頓，便往地底鑽去。英男知敵人要由地心深處斜穿上來。又見火無害神情比前緊張，忙作戒備時，忽聽身後有人笑語道：「余道友，可容愚夫婦一談麼？」英男故作失驚，先將防身寶光飛起，將身護住，飛向一旁，轉身回顧，見面前立定男女二妖人。男的是一身非僧非道的裝束，腰間掛着一個黃玉葫蘆，頭戴星冠，冠上釘着九朵手指大小的烈焰，左肩道袍上釘着五柄殷紅如血的魔叉。所着道袍前短後長，色作暗綠，上有煙雲風火，隨時隱現，變幻無常，若將離身而起。神情雖然詭異，相貌尚頗清秀。女的卻是醜怪異常：身材比男的幾乎高大一倍，虎頭鳥面，目光如豆，鉤鼻尖嘴，膚黑如漆，肩披綠髮，蓬頭赤足，相貌威猛獰惡，宛如山精海怪，不似人類。穿着一身黑衣，上面煙雲滾滾，蓬勃欲起，一身都是邪氣。站在男的身側，二目兇光註定在火無害身上，隱蓄兇威，大有一觸即發之勢。

英男知此一男一女正是九烈神君與惡婦梟神娘，故意怒喝：「你是火無害的同黨麼？」隨即裝作怕來人將火無害劫走，隨手一指，那面陽圭便往陰圭槽中合去。火無害見敵人已被瞞過，立時趁着寶光變幻之際，運用玄功離圭而出，隱了身形，飛向崖頂守候，準

備誘敵入伏，更給妖婦喫點苦頭。九烈神君先未覺察，笑答：「余道友不必多疑。你所困那妖孽，昔年將我夫婦一部魔經盜去毀掉，累我受了許多苦難，仇重如山，特來尋他。如不嫌棄，我情願用一件法寶與你交換。否則你雖將他擒住，不能除去。此賊性如烈火，也決不肯降順，稍縱即逃，又留後患。你意如何？」英男怒答：「你便是九烈老怪麼？趁早快走，免招無趣。」九烈神君還未及回答，猛由空中射下一蓬銀色針雨，細如牛毛，奇亮如電。妖婦梟神娘見英男口出不遜，本在暴怒，手剛揚起，未及發難，火無害太陽神針已先到了頭上，來勢神速，聲光先又隱去，到了頭上，飛針方纔爆發。妖婦雖是擅長玄功變化，也禁不起這至寶暗算，如非應變神速，稍有警兆，立即飛遁逃避，並發出防身魔光妖雲，幾受重傷。就這樣，她滿頭怪髮仍被太陽真火毀去了一半。當時暴怒，就着飛身閃避之際，揚手便是大片妖雲黑影，內裏帶着千萬點金綠色的火星，暴雨也似向空激射。同時耳聽身後另一少女大喝，似由谷口飛來，急於追敵，也未回看，便和九烈神君破空飛去。後來女子正是英瓊，見到得稍晚，九烈夫婦已朝火無害追去，忙和英男身劍合一，尾隨急追。等追到嶺側高峰之上，祇見前面煙光電閃中，火無害和九烈夫婦已先後相繼投入金蟬等所設仙陣之內。英瓊剛到陣前，還未入內，朱文忽由幻波池飛來，暗用傳聲向二女說奉了癩姑之命來此會合，使雙心合璧，抵禦老怪。說完，同往陣中飛進。

金蟬原和石生、石奇、俞巒、趙燕兒等會合新奉命來的三個同門，在嶺側白象峰頂設下仙陣，暗中埋伏。俞巒把守陣門，一見火無害飛到，連忙開放門戶，引了進去。緊跟着，九烈夫婦也已到達，仙陣雖未現出形迹，但九烈神君畢竟修煉多年，見聞廣博，遙望火無害飛到峰頂就忽然不見，情知有異。依了梟神娘，便要朝前猛衝。九烈神君終是持重，剛按遁光降落峰上，待要查看，紅光一閃，面前現出一個美貌道姑，也未說話，把手一指，立有一座旗門平地湧現。九烈夫婦雖看出那是太清仙法，自恃神通，全未放在心上。梟神娘更是性暴，揚手一片金綠二色的火星打將過去。敵人身形忽隱，隨見火無害人影一閃不見，越發急怒，雙雙入陣。剛剛飛入旗門以內，忽聽雷聲殷殷，前後左右突又現出數十座同樣旗門，其高都在十丈以上，煙光萬道，霞彩千重，時隱時現，一任運用法眼觀察，竟看不真切。九烈神君知道厲害，憑自己的功力雖然不怕，照此情勢，主持人決非峨眉羣小，急切間偏又推算不出詳情。九烈神君自知大劫將臨，不敢造次，忙即立定，大喝道：「我與你們無怨無恨，何苦爲一妖孽自傷和氣？」話剛說完，先是金蟬、石生同在法臺之上出現，緊跟着李、余、朱三女一同飛來。金蟬首先喝罵道：「無知老怪！在自修煉多年，平日狂傲，連眼前的事都看不出來。那火無害已被我英男師妹收到門下，你都不知道，怎麼還敢猖狂？趁早回宮，我念你雖是邪教，近年已知斂迹，不與你計較，再如逞強，在我依還嶺擾鬧，教你形神俱滅。」

九烈神君見對面敵人都是仙根仙骨，知是峨眉門下高徒，年紀雖輕，法力不弱。內中金、石二人，更是寶光外映。既在此佈陣相待，事前必有成算。方要開口設法下臺，梟神娘已按捺不住怒火，揚手便是一粒陰雷，朝法臺上打去。金蟬通未理睬，祇將手中靈訣往外一揚，面前突又現出一座旗門。九烈夫婦所煉獨門陰雷，威力最是猛烈，彈指之間，整座山頭都能震成粉碎。哪知打到旗門之內，碧光一閃，化爲一蓬綠煙，便已消滅，連雷聲都未聽到，不禁大驚。梟神娘怒吼一聲，立用玄功，通身黑煙火星亂爆，一催妖光，便往旗門內飛進。九烈神君知她犯了兇性，勸說不住，祇得施展神通，一同飛入。剛進旗門，法臺忽隱，那旗門一座接一座湧現不已，四方八面都似走馬燈一般，相對亂轉，隱現無常，到處煙光如海，上不見天，下不見地，連施邪法，均無用處。九烈神君見梟神娘怒發如狂，暴跳不已。四外煙光越來越盛，壓力逐漸增加，一個敵人也見不到。想起多年威望，竟爲幾個無名後輩所制，也甚忿怒，把心一橫，便將那苦煉多年，準備抵禦天劫的九子母陰雷取在手內，厲聲喝道：「峨眉後輩，速將火無害交出，還可兩罷干戈；否則，我這九子母陰雷一發，全山齊化劫灰，你那太清旗門決敵不住。一震之後，至少五百里內生靈均遭波及，玉石俱焚，悔之無及了。」隨聽左側有人冷笑，罵道：「師父，你看這妖孽口發狂言，有多討厭！妖婦更比鬼怪還醜，看了有氣。弟子給他們喫點苦頭如何？」

九烈夫婦循聲回顧，先不見人，那語聲也是若遠若近，心中恨極。定睛一看，前面忽現出一團極淡薄的紅光，四邊青色，內裏現出金蟬、石生、俞巒，還有一醜一俊兩個幼童，正指自己笑罵，不由大怒。因爲被仙法所迷，金蟬又將寶光隱去，祇現出一圈紅影，沒看出那是前古奇珍天心環。雖然恨極，仍以九子母陰雷威力太大，天劫又將臨身，惟恐造孽太重，更遭天譴，兩次欲發又止。口正威嚇，勸令敵人明白利害，忽又聽右側也有人在喝罵嘲笑，內中一人頗似火無害的口音。回頭一看，果是火無害，同了幾個少年男女，也在一片心形淡光之中現身，祇是光作青色，外有紅邊。仇人相見，本就眼紅，況當身困陣內，進退兩難，怒火上攻之際。悍妻梟神娘因孽子黑醜爲葉繽所殺，原因在於魔經被火無害盜去，故對火無害切齒多年，再三催逼九烈神君下手，哪還再計利害，揚手一團紫綠二色暗沉沉的寶光，直朝對面敵人打去。那九子母雷珠大隻如杯，隨着主人意念，發出極強烈的威力。照例出手時光並不強，暗紫、深綠二色互相閃變，無甚奇處。但一經發威，立發奇光爆炸，當時光焰萬丈，上衝霄漢，下透重泉，方圓千里內外，無論山川人物，一齊消滅，化爲烏有。那被陰雷激盪起來的灰塵，上與天接，內中沙石互相摩擦，發出無量數的火星，中雜熔石沸漿。由千里以外遠望，宛如一根五顏六色的撐天火柱，經月不散。若將地殼震破，引發地軸中蘊積的千萬年前太火毒煙，災禍更加猛

烈，端的厲害無比。

九烈神君雖因急怒交加，迫而出此下策，心中仍有顧忌。滿擬此寶威力之大，不可思議，敵人法力多高，也禁不住這一擊之威，正在運用玄功，不令九雷連發，減少它的威力，以免災區蔓延太廣，多害生靈。萬沒想到那團紫綠二色的雷光剛一離手，心形青光突然大盛，方看出此是一件奇珍。心念微動，紅光一閃，前見那圈外青裏紅的心形寶光倏地同時飛來，比電還快，一齊照向陰雷之上，直似具有一種其大無比的吸力將其吸緊，四外均受壓迫，休想移動分毫。猛想起雙心合璧正是此寶，不禁大驚，忙即行法發動陰雷時，竟被敵人寶光制住。祇見雷珠寶光不住閃變，光甚強烈，似想發揮全力爆炸，祇爲四面逼緊，休說無法施威，連移動都難。這一驚真非小可，忙以全力回收，已收不回。正愁急間，前面突又現出一座旗門，門內法臺上立着十幾個少年男女，指點自己這面，互相說笑。那兩圈心形寶光，也已緩緩往裏合攏。一時情急，正待拼着損耗元神，運用玄功上前搶奪，猛瞥見一團佛家慧光祥霞瀲灩，突然出現，罩向心形寶光之上。同時又有一朵形若燈花的紫色靈焰飛入心光之中，將那粒陰雷裹住，紫焰往上一包，慧光祥霞再往上一壓，四道寶光合爲一體，本身元靈真氣立被隔斷。九烈知道對方所用多是聞名多年，難得見到的仙佛兩家至寶奇珍，威力神妙，不可思議。想起此寶關係未來成敗，盛氣立消，忙用魔語警告梟神娘，不可發威開口。隨對衆人笑道：「想不到貴派後輩中竟有這等能手，我今日甘敗下風，祇要將九子母雷珠還我，從此互不相犯如何？」英瓊首先喝道：「老怪物，你做夢哩！這樣害人的東西，我今日替你毀去，免你將來多害生靈。本想將你夫婦一同除去，姑念近年不曾爲惡，本門與人爲善，不咎既往，放你逃生，已是便宜，再如嘮叨，連性命也保不住了。」九烈夫婦聞言大怒，方在厲聲咒罵，待以全力相拼。金蟬見九烈夫婦身上煙雲滾滾，光焰四射，一個頭上九朵烈焰，連同左肩上的妖叉已將飛起。笑罵：「無知老怪物！你那仇人已深入你魔宮根本重地，門下魔徒現正紛紛傷亡，你那本命元神也眼看隨着魔燈就要消滅，若再執迷不悟，在此相持，就來不及了。」

九烈神君聞言，想起天劫厲害，多高法力的人，事前也推算不出來。有時並非人爲，多半咎由自取。想起閉宮多年，本定不再預聞外事，不料孽子黑醜無故惹事，妄向鄭顛仙尋釁，致爲金鐘島主葉縉和峨眉女弟子淩雲鳳所殺。自己雖然忿恨，因知註定劫數，孽子不遵父命，自取滅亡，空自悲忿，還不想當時報復。無奈悍妻梟神娘歷劫三生，祇此一子，愛如性命，聞訊大怒，強迫自己非報此仇不可。因受她兩次救命之恩，追隨兩世，纔有今日，不肯過分使其失望。後經再三勸說峨眉勢盛，此時萬不可以樹此強敵，否則仇報不成，還有殺身之禍。這纔答應對淩雲鳳這個仇人暫且留爲後圖，先去找葉縉報仇。

依自己的心意，對方人多勢盛，法力又高，此時葉繽又在元江大熊嶺，如往尋仇，鄭顛仙和峨眉派這班人決不坐視。最好過上些時，冷不防趕往金鐘島，殺他一個痛快，以免作梗。梟神娘偏不肯聽，也沒商量，獨往尋仇。剛一到達元江上空，便遇葉繽、楊瑾和峨眉派幾個女弟子迎上前來。梟神娘祇想到峨眉派的紫、青雙劍厲害，不知對方持有佛門心燈。正待施展玄功，猛下毒手，忽然一朵佛火燈花迎面飛到。匆促中不及防禦，竟將苦煉數百年的魔光震散，身受重傷，逃了回來。欲速不達，元氣大爲損耗，她悲忿交加自不必說。又經自己再三力勸，強自按捺怒火，重煉魔光，等到煉成，威力已不如前。先曾算出敵人在川邊倚天崖對面雙杉坪石洞之中，苦煉絕尊者遺留的滅魔寶籙，日運玄功入定，報仇機會原好。無奈崖對面便是芬陀神尼所居龍象庵，敵人又持有佛家至寶心燈，此去無異自投虎口，決難佔到上風。梟神娘也因元江一敗，有了戒心，不敢似前冒失，特在魔宮之內設下法壇，將乃父伏瓜拔老神魔遺留的一件奇珍，自刺心血，苦煉成功，雖不能仗以破那心燈，卻可防身，乘機傷敵。當老神魔火化時，留有遺命，說此寶威力太大，又太陰毒，祇能使用一次。並還迫令梟神娘立下誓約，不能違背。故不得不慎重其事。等到煉成，重用晶球查看，纔知心燈乃謝山所有，葉繽祇是借用，已早送還。神尼芬陀也不在庵內，等敵人滅魔寶籙煉成，方纔回庵。如在煉法要緊關頭趕去，十九可望成功。一時小心怯敵，自失良機，悔恨了一陣，無計可施。最可恨的是敵人神通廣大，不特報仇極難，更須防她尋上門來。每日閉宮自守，本想捱過最後天劫再打復仇主意。不料懷恨多年的夙仇火無害，忽又由月兒島火海之內逃出。想起伏瓜拔老神魔之遭火化雖是定數，仇人如不將他未煉完的魔經焚燬，也不至於遭那慘劫。而且愛子黑醜也不會死，自己夫婦神通必定更大，成了不死之身，怕那天劫做甚？更恐仇人性如烈火，仇怨又深，記着昔年三入月兒島向其尋仇之恨，突然上門鬧事。越想越急，以爲飛遁神速，仇人正被峨眉門下擒困神圭之內，報仇容易，往返不過半日，決可無事。哪知對方仙法神妙，晶球視影祇現出前半段，仇人降敵全不知道，貿然前來，連自己也因積仇太深，忘了利害。又偏巧在途中耽延，因不願和丌南公生事，直到他師徒走後，方始下手。萬沒想到，敵人竟算出此事，先有防備，落入圈套，還將心神相連的至寶九子母雷珠失去。敵人這等口吻，必有原因，也不知所說強敵是誰。

九烈越想越驚疑，忽聽俞巒攔住金蟬，越衆向前，笑道：「九烈道友，可還記得貧道俞巒麼？昔年先師曾對你說，你本質並非大惡，祇爲一時昏迷，又受魔女救命之恩，入贅魔宮，相從爲惡。暫時雖可快意，劫數一到，便不免同歸於盡。如能中途洗心革面，及早回頭，魔女雖然滅亡，你本身並非全無解救。事隔數百年，想還記得？你已多年未出魔宮，忽然向人尋仇，便是自取滅亡的先機之兆。姑無論此仇該報與否，你也修煉多年，具有神通，來時還有晶球視影查看這裏動靜，也不想想，你那仇人既被余道友困入神圭

之內，怎會事隔多日，人物景象原樣未變，是何緣故？你那強敵便是前金鐘島主葉繽，現由鳥魚島追一妖人，前往魔宮。妖人以爲你夫婦魔法甚高，和葉繽又有殺子之仇，所以敵人已經停追，他還故意引逗，意欲誘敵入宮，與你夫婦合力報仇，以致誤人誤己，把殺星引上門來。我料此時當已到達，你那些門人侍者決非其敵。如知利害，速捨雷珠，趕回宮去。我勸諸位道友念你多年苦修，實非容易，不加阻止，那盞元命燈或能保全。這還是念你近年頗知斂迹，本着各位師長許人遷善之心，不願過分。否則，這二元仙陣乃太清無上仙法，雖是妙一真人近日傳授，但因金、石、朱諸位道友功力深厚，陣中又有大方真人所借旗門，你想要全身而退，並非易事。那粒雷珠威力太大，陰毒已極，已被收來，斷無還你之理。再如遲延，你就兩頭皆失，難於倖免了。」

九烈神君原來與俞巒見過，一聽已至其魔宮的強敵就是葉繽，正中心病，不禁大驚。但就此退走，一則難堪，二則所說到底不知真假，應敵匆匆，無法推算。悍妻連遭挫敗，怒發如狂，毛髮皆豎，也必不甘退走。心方愁慮，忽然接到魔宮最危急的信號。經此一來，連梟神娘也大驚失色，心膽皆寒。九烈神君更不必說，略一尋思，忙向俞巒道：「俞道友之言有理。如念昔日相識份上，煩告峨眉諸人，說我此來，本尋火無害報仇，與他們無干，也不知仇人怕死降敵。如今既有仇敵上門尋事，不容不回。那粒雷珠關係我夫妻重大，從未用過，如非此陣威力神妙，怒火頭上，也不至於出手。但請將來借我一用，劫後定必奉贈，並還傳以分合運用之法，千萬不可送往九天之上將其震毀，便感盛情了。至於這二元仙陣雖甚高明，仍然攔我不住，祇管施爲便了。」金、石諸人見他說時面容悲忿，口氣仍甚強橫，方要開口，喫俞巒搖手止住，答道：「貧道必爲婉勸，請先走吧。」話還未完，九烈夫婦心靈上已連生驚兆，魔宮告急信號也連翩而至，知是危急萬分，不暇多言，道聲：「改日圖報。」把手一揮，兩道魔光合爲一體，立時掉頭往陣外衝去。金蟬忿他口氣大狂，便將仙陣旗門一齊轉動，發揮全力妙用，想使服輸告饒，方肯放走。